

对我来说，能让我和她分开的唯一理由，就是她不再爱我了，而我也不再爱她了。



<上>

凝爱 成珠

终 结 篇

NING AI
CHENG ZHU

尼卡の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凝爱 成珠

终 结 篇

上

尼卡の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凝爱成珠·终结篇 / 尼卡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00-1767-2

I. ①凝… II. ①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0715 号

凝爱成珠·终结篇 (全二册)

尼 卡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李梦琦
特约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特约编辑	秦 瑶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8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9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767-2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6-1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N I N G A I C H E N G Z H U Z H O N G J I E P I A N

上册

- | | | |
|-----|---------|-----|
| 第一章 | 风雨浸染的荆棘 | 001 |
| 第二章 | 落寞倾颓的残垣 | 045 |
| 第三章 | 支离破碎的夕颜 | 086 |
| 第四章 | 流光溢彩的明月 | 123 |
| 第五章 | 紫陌红尘的凹陷 | 160 |
| 第六章 | 重重初敞的锦帐 | 198 |
| 第七章 | 霜缟红绡的碎片 | 246 |



手机在凌晨三点半响起时，董亚宁还没睡着。旺财在床脚下“呼”地抬起头来。

电话是驯马师打来的，告诉他，他的爱马霹雳在几天前产下的那匹小马可能不行了。董亚宁让他把电话换给兽医，听兽医说小马的感染从肺部扩散到了全身，他沉默片刻，强调一遍“全力施救”便挂断了电话。

他起身换了衣服准备出门。

隔壁是爷爷的卧室。他推开门看看，悄悄下楼，旺财跟过来，他带它上车。

这里地处城外，离马场不远，空气比较好。偶尔爷爷进京，他就陪着来这里住。

他看看时间，等下但愿来得及赶回来送爷爷上火车。

车子在公路上飞驰。

连下了两天雨，到处都湿湿冷冷的。

到了马场，董亚宁把旺财留在车上，自己小跑着到了马厩门前。门内亮着灯，他按了铃，值班员来给他开门。他马上去消毒换衣服。进了马厩，看到躺在垫子上打点滴的小家伙，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顿时浮了上来——隔壁马厩里霹雳看到他，探头过来——他望着这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拍拍它的脖子，到小母马身旁蹲下来。

小母马还不到一个月。总是活泼泼地四处奔跑，一刻也不肯停。现在却瘦得脱了形，还不断地抽搐……他伸手抚摸着它的头。它是这么地小……他都还没有想好给它取什么名字呢。

它落草那天他一直在马场。

这是霹雳的第一胎，而且胎位不正，生得很艰苦，折腾了好久。连Money都跟着焦躁不安。终于生下来了，是个跟霹雳一样好看的小东西，湿乎乎地落在棕垫上，站还站不稳，就已经挣扎着在跳动……他看得哈哈大笑。

没想到起初那么健康的小家伙，会染了重病。

“董先生。”兽医已经叫了他好几声。见董亚宁沉默不回应，他又说：“这样拖下去也……董先生，它的心肺功能已经衰竭了……”

驯马师哭出了声。

董亚宁的手停在小母马的颈子上，脉搏十分微弱了。它张着嘴巴，艰难地呼吸，嘴角有淡黄色的沫。他掏出手帕来，给它擦着。

他看了眼点滴瓶，只剩下一点了。

“打完。”董亚宁说。

兽医愣了一下：“可是……”

“我说打完！”董亚宁大声。

兽医背转身，收拾着药箱，低声说：“董先生，不如，让它少痛苦一会儿吧……”

隔壁马厩里，霹雳突然发出了一阵嘶鸣。

“放霹雳进来。”董亚宁头也不抬地吩咐。

驯马师抹着眼睛出去了。

点滴打完了，董亚宁亲手拔了针，说：“李医生，谢谢。”

“对不起。”李医生脸色灰暗，“我很难过。”

驯马师将霹雳牵进来。

董亚宁看着霹雳走过去，低头拱着小马。拱了好一会儿，都不见小母马起来，它卧下来，舔着小马的头。那颗无力的小头颅却再也没有力气回应它妈妈的亲昵……他抬手按了下眉心。

他听到低低的啜泣声，是人高马大的驯马师。

远处传来一声高亢的嘶鸣。

他愣了一下，回头。

“是Money。”驯马师说，“Money已经好几天食欲不振了。”

“它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这个状态拖久了，恐怕也不妙。”李医生说。

董亚宁看着霹雳。

“Money和霹雳，是很罕见的……这种类似一夫一妻的，尤其在优良的赛马级马匹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李医生摇着头。

“Money昨天还咬伤了暴龙。”驯马师情绪低落，仍是带着哭音，“就别让Money去配种了，它除了霹雳，哪个也看不上……”

董亚宁没有出声。

霹雳仍舔着小母马的毛，从头到尾，反反复复。

“它需要多久才能复原？”他问。

“不确定。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也许一辈子。”李医生说，“马有马的感情，我们不一定能看懂。”

董亚宁沉默了好久，才说：“李医生，准备麻醉针。”

李医生明白了他的意图，叹口气。

“董先生……”驯马师直觉要反对。

“你看这个样子，有谁能把它们这分开？”李医生准备针药。

董亚宁走到霹雳身边，看了看那已经断气的小母马。霹雳发出一阵呜咽，像要从主人这里寻求安慰。李医生趁董亚宁用拍抚分散霹雳的注意力的时刻，迅速给霹雳注射，霹雳温顺地并没有做出反应。

董亚宁看着霹雳的大眼睛，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霹雳终于倒卧在了另一边。他亲手将小母马从霹雳怀里拖了出来，他看着在臂弯间的这个小家伙，它尚且温暖和柔软。不久以前，他也这么抱过它，那时候它全身是劲儿，在他怀里半秒也不肯消停……

他将小马抱出马厩交给驯马师的时候，没敢看霹雳的眼睛。

他讨厌这样感性脆弱的自己……

天已经亮了。顶棚的遮阳板向两边撤开，光线进来。可因为下着雨，马厩里还需要开着灯，反而处处亮得刺眼。

驯马师和清洁工将仍在麻醉状态中的霹雳转移到别处，开始给马厩消毒。

消毒药水的味道充斥着这个巨大的空间。董亚宁觉得不舒服，但良久不曾挪动一下……他没有循例去看看自己的那些马，换好衣服准备离开。

身上有消毒药水的味道，大概还带着一点点残余的死亡气息。

他撑着伞走出马厩，叶崇磬的电话正好打来，问他怎么这么早到了马场？他的意识有点儿停滞，看到自己车边停着的银色跑车，才问：“你怎么也来了？”

叶崇磬的身影出现在对面马厩的大门口，说：“我周六早上都来，你忘了？”

董亚宁收了线，跟对面的叶崇磬招招手。

叶崇磬隔老远就看出董亚宁脸色阴郁。等董亚宁走到跟前，问：“出什么事了？你把旺财放出来吧，在车里憋着多不好。”

董亚宁站到暴龙的隔间前，这匹暴脾气的母马，曾经给他小腿上留了一道月牙疤痕。

“霹雳的小马崽儿刚断气。”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暴龙。这句话说得太用力，太阳穴处几道青色的血管突了出来。

叶崇磬拍了他的后背一下，没有出声。

董亚宁打量了下穿了骑马装显得额外帅气逼人的叶崇磬，说：“我看Money短时期内是没办法跟暴龙配种了。这门生意啊，不是想做就能做。谁能想到畜生也有这么深的感情？”他说着转头看一眼暴龙。暴龙被Money咬伤的脖子还没完全好，他摇了摇头。

叶崇磬看看情绪恶劣的亚宁，问：“你昨晚就没睡吧？”

董亚宁揉着眉心，点头。

“我也没有。”叶崇磬转身扶着栅栏，“想了很多事情。”

董亚宁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转开了脸。他想起了上次两人关于Money的谈话，电光石火间，脑海中闪过很多念头。分明有很多念头，却又好像个个都是空白的。

清早马厩里的味道，混着潮湿的雨气，他陡然间感到气闷。

他没有跟叶崇磬提起，那日在后台，叶崇磬和屹湘到之前，只有崇磬和他两人的时候，崇磬问过他万一有一天既生瑜何生亮地来一回、哥们儿间的和气伤了，怎么办？崇磬是说笑的语气，但他听得出不是在说笑。所以后来

崇磐怎么借题发挥，他都绝不接招。他不是怕什么，就不想让叶崇磐“如意珠儿手中操”。他想，叶崇磐也未必不晓得他堂哥的心思，只是他有另一重算计。看不穿的，也许只有她。但她也应对得很好，实在是好……

“磐哥来意不善吧？”他问。

“瞒不过你。大伯计划退休，在接班人的安排上，他跟爷爷意见不太一致。”亚宁问得直白，崇磐答得清楚。

“原来如此。你要怎样？”董亚宁又问。

“静观其变。”叶崇磐拿马鞭拍着掌心，安稳地说。

董亚宁摇了摇头。一旦生变，这……崇磐看得非常透，崇磐也未必不明白！想必他早已在等着这场难以避免的争斗上演了。

“这个我不太担心。”叶崇磐说。兄弟阋墙是世上最让人不忍的惨事之一，可无论如何他们都姓叶。即便他没有十分把握令彼此都全身而退，自有那只无形的手掌控局面，状况必不至不堪。他此时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看向董亚宁。

亚宁捶了捶他的肩：“我能理解。”他笑了下，手攥成拳，尾指上一点光，被他压下去。“我得走了。”

“你等等！”叶崇磐想叫住董亚宁，但董亚宁没等叶崇磐再说什么，便快步离开了。

叶崇磐跟着出来，亚宁已经发动了车。他挥挥手，车甩出一长串的水花。叶崇磐站在雨帘下，看着那车趾高气扬地消失在宽阔的柏油路尽头……

董亚宁上了高速油门便踩到了底。雨下得大起来，同向行驶的车子开得都有些小心翼翼，他却不管，超了一辆又一辆车。音响被他开得很大，震得鼓膜发颤。广播节目里，刚从非洲大陆旅行回来的男主播在讲着犀牛的笑话，女主播笑声清脆甜美。两人的笑声间隙，女主播播着今天早晨的资讯：“……下面这一条……”她停了一下，发出一声惊叹。

董亚宁看了下后视镜。对这位爱笑的女主播他有模糊的印象，她的笑声和她本人一样甜美。

“这会不会是本年度时尚界最大的丑闻呢？我本人对这条资讯的主角一直很有好感……消息来自于某位圈内人的Twitter……时尚界教主级人物、

传奇设计师 Vincent Westwood 被曝私生活混乱，确诊患有艾滋病。”

广播里出现短暂的停顿，董亚宁的车子飘了下。

“据称目前 Westwood 正在接受鸡尾酒疗法。早前有猜测他是双性恋者，同时拥有多名异性及同性密友。Vincent 在伦敦有一名已成年私生女，其母是酒吧女郎……目前他公开承认的亲密朋友，是同属一家公司的……这个名字听众朋友们或许也不陌生，LW 大中华区设计总监，Vanessa Xi。这…… Vincent Westwood 因为丑闻再次成为媒体焦点，但所有消息并未经他本人证实。他所属的公司发言人以涉及隐私不方便代表其发言为由拒绝记者进一步采访的要求……各大媒体使用形容词最多的是 unbelievable。的确，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下面让我们听首歌吧，希望这首歌能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一下。”

“Bing Band 的 *Once More*。”男主播接上说，“早有传言说 BB 的主唱 Nick 与 Vincent 过从甚密，看来是无风不起浪。”

董亚宁握着方向盘，森冷的眸子里闪了一点寒光。他伸手关了音响，那极具冲击力的乐曲却好像还留在空气中，蝉鸣似的……

到了家，他看到站在门前等着他回来的爷爷。他下车来，对爷爷笑了笑。这一笑，才发现自己刚刚一直紧咬着牙关，牙齿都酸麻了。

邱亚拉去敲侄女的房门，听到她语速很快地在讲英文，便没有打扰她。转身看到潇潇，她做了个去吃早饭的手势。

潇潇看了眼那扇紧闭的房门，里头屹湘声浪抬高了些。他笑笑，说：“好大的脾气。”

邱亚拉撇了下嘴，伸手捏住潇潇的耳朵，说：“小子，还一副毛都没长齐的样儿呢，竟然就要结婚了。”她身材短小，够到潇潇耳朵处，多少有点儿吃力，潇潇只好弯身将就姑姑。邱亚拉见状拍拍他的脸，“一转眼，你成家立业了，我怎么能不老。”

潇潇笑着说：“姑姑不会老。”

“不是不会老，是还不能老。”邱亚拉斜睨侄子一眼。

“在我心里，姑姑永远是那个样子，白衬衫蓝布裙赫本头红皮鞋，坐在

窗前的摇摇椅上，随手一本书，张口便能背一段十四行诗。”潇潇搂了姑姑的肩膀，箍一箍。“美的咧！”

“真肉麻。”邱亚拉故意皱眉头。

“姑姑还这么美，又不缺追求者……”潇潇说。

“打住！跟你爸一个腔调。我有Allen。”邱亚拉不耐烦地说。她回头看了一眼屹湘的房门，“倒是湘湘……”恰在此时房门开了，屹湘从里面出来，看到姑姑和哥哥，笑道：“可以吃早饭了？好饿。”

邱亚拉和潇潇都看出屹湘情绪不好，但屹湘若无其事地跟他们说着话，他们也就装作没有看出来。等到了餐厅，邱亚非夫妇已经坐下了。屹湘最后一个进来，她先看了看父亲，像往常一样，父亲正在翻当日的报纸。她心一顿——父亲在早餐桌上看的通常都是最新的英文大报……母亲提醒父亲说开饭了别再看报了，父亲将手里的报纸一叠，放到一边去，似是不经意地，他在说开饭的同时看了她一眼。

屹湘没有避开父亲这一眼。

她低头吃面，想着等会儿怎么开口说自己要出门去——明天就是潇潇结婚的正日子，她今天应该在家随时准备帮忙的——她看了看潇潇。

“干吗？”发觉屹湘在看自己，潇潇抬眼。

“湘湘。”邱亚非在这个时候开口叫了女儿一声。

屹湘忙转头看父亲。

“有事就去忙吧。”邱亚非说，“车子修好了没有？没修好的话用我的车。”

潇潇听父亲罕见地让湘湘用车，笑道：“本来这几天就人多事杂的，您的车出去也太惹眼了——那车早修好了。我昨天就是用它接的姑姑。”

邱亚非说好。

屹湘起身。郝广舒嘱咐她早点儿回来，她点点头。

她一离开，潇潇便问父亲：“怎么了？”

邱亚非将手边的报纸推了下，说：“去处理一下——别让湘湘知道。”

潇潇打开父亲折叠的位置一看，立刻明白父亲的意思，他马上出去了。

邱亚拉等潇潇走了才翻看报纸，翻完她对沉默的兄嫂说：“难怪湘湘的脸成了那颜色！我看她倒不是在乎自己名声，是在乎你们的脸面吧？”

邱亚非脸上微微变色，郝广舒看了看丈夫。

厨房勤杂从里间出来，刚踏进餐厅一步，见这里的气氛不对，急忙又退了出去。

邱亚拉并没有因为兄长的沉默住嘴，继续说：“你现在也知道心疼这孩子了？可这么一搞，人家更会说，邱家纵容女儿，湘湘不知自爱。”

“亚拉。”郗广舒叫了一声。

邱亚拉说：“我知道这些年你们不好受。叫我说，也都是你们应得的。当着湘湘的面，我总是维护你们的。可我自己都觉得可耻。如果我当年在……”

“亚拉。”郗广舒隔了桌子，握了邱亚拉的手，“湘湘是我们的女儿，没有人比我们更难过。”

“难过？”邱亚拉冷笑了一下，“该难过……湘湘能回来不容易。以后不管是谁，都不能再那样伤害她。”

“亚拉，我保证。”郗广舒说。

邱亚拉说：“你保证没用。”她转向了邱亚非。

邱亚非注视着妹子，说：“这样的保证没意义。”

邱亚拉脸色更难看些。

“都这个年纪了，还照样任性。你这样，日后让我怎么放得了心？”邱亚非问。

“好了好了，亚非，少说一句……亚拉，你时差还没倒过来吧，回房间休息下。”郗广舒忙说。

邱亚拉盯着兄长。邱亚非那冷静自持的面色和深沉犀利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没表露出他情绪的变化。邱亚拉想，就在昨晚，兄妹俩多时不见之后照例的争执中，兄长的态度总是克制的，像戴了一副人皮面具，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非必要不流露出真正的情绪。她一阵厌烦，说：“我再说最后一次，但愿不会再有这样一天。但如果有，不管谁说什么，我是不会忍气吞声让人欺负湘湘的。”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恰好遇到回来的潇潇。

潇潇看到姑姑面有愠色，悄悄站住，他看了眼餐厅的方向。邱亚拉瞪了他一眼。潇潇笑了，说：“姑姑，别老挤对我爸！他好不容易盼着您回来……”

“他那样子，我看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的。你没见他教训我的精神头？”邱亚拉板着脸说。

潇潇笑，他看到父亲从餐厅出来正往办公室走，忙说：“姑姑我先过去

跟我爸说点儿事情。”

邱亚拉挥手让他走。

“这雨老这么下下去，明天可挺麻烦。”郗广舒也出来了。

“有什么麻烦，又不是户外婚礼。”邱亚拉终于心境平和地说。她侧脸看了下郗广舒——她那与面容和年纪并不太相符的灰白头发，显示了她的思虑过度 and 操劳。她想到自己刚刚发那通脾气，免不了有些懊悔，可嘴上却说：“怎么也不让人好好弄弄头发？明天跟刘迎霞坐到一起，要被她比下去了。”

“起码我在白头发数量上能胜过她。”郗广舒开玩笑说。

邱亚拉笑出来：“是啊，还有个设计师女儿，早给你打点得好好儿的了。”

“就是说嘛。多笑笑，亚拉。回家来了，多笑笑。”郗广舒说，“在湘湘的事情上，最难过的就是亚非。湘湘能回家，没有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了。他精神都好多了。”

邱亚拉看着院中积下的雨水，忽然说：“那天，也是下着雨。”

郗广舒愣了一下。

“雨下得那么大，我当时就想，那预示着两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到底是风调雨顺呢，还是多灾多难？”

这一天快要过去了，屹湘都没有被记者打扰。她想自己预先的设防便显得有些草木皆兵了。

Vincent 的新闻报出来之后，公司主页访问量骤增，但因为临时关闭了留言评论功能，服务器瘫痪这种状况也就没有发生。宣传部甚至还及时地更新了部分资讯，既正面又积极。

屹湘听着临时会议上 Josephina 的安排部署，心想这一次危机公关，恐怕又是公司大获全胜。在所有的丑闻只要利用得当都能够转化为注意力再转化为利益的今天，难怪有人宁可出丑都不愿被民众遗忘。

散了会，同事们陆续离开，Josephina 让屹湘留一留。在这间被临时用作会议室的客厅里，她给屹湘端上她亲手泡的绿茶。屹湘道谢。

今天 Josephina 将会议召集在了她的寓所。

“再没联络上 Vincent？”Josephina 坐下来，调整了个舒服的坐姿。“一有他的消息及时通知 Laura。你近期也要谨慎些，媒体找不到 Vincent，就

会对你火力全开。何况你自己也是个风暴眼。”

屹湘点头。

Vincent 只在早间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中跟她道歉。但她更担心的是 Vincent 的处境。Laura 和 Josephina 诚然是非常着急想要找到 Vincent 的，她们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可能到来的不利影响。可她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 LW 不会被这个丑闻拖累。这当然不能说她们错，无论如何，身家利益总是要放在前头的……她坐得端正些。

“幸亏是周末，不然今天股市开盘，公司股价一定有波动。”Josephina 小声说，语气并不轻松。屹湘沉默的意思她能够领会，“我不喜欢 Vincent，我也并不喜欢你。可对公司来说，你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 Vincent，如果他不在 LW，说失掉半壁江山都不夸张。”

屹湘喝了口茶。

“按说 Vincent 不该经不起这点事情，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他事业上遭遇过更大的危机，都挺过来了。”Josephina 看着屹湘。

“事业没有成功的时候，拼命想要成功；成功之后想要更成功，依旧是拼命。可也许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这些。”屹湘将茶喝了，杯子放下。她说的话，听起来跟 Josephina 要跟她讨论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Josephina 刚刚还皱着的眉头却舒展开来，竟是和颜悦色的模样，说：“我总算知道，为什么 Vincent 和 Laura 愿意等你。”

屹湘眉一抬。

“比你有才华的人多的是。”Josephina 说，“但能让他们信任的，极少。既然你是真正关心 Vincent 的，帮他渡过难关吧。”

“他需要时间和空间，也需要尊重和信任。我能给他的帮助，也只有这些。”

“就算是被拖累？”

“就算是被拖累。”

Josephina 笑了。

“他被我拖累的时候更多。”屹湘也笑了下。这不能算是愉快的对话，但她觉得轻松好些。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Josephina 忽然问。

“没有。我在等您的安排。”屹湘回答。

Josephina 说：“她说要单独见你。如果你觉得不便，我陪你过去。”

“我没有问题。”屹湘同意，“我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Josephina 欲言又止，摇头道：“我想不需要。我让司机送你……”

“告诉我地址就行。”屹湘拿起了手袋。

Josephina 回身拿了一张便条纸，提笔写下了酒店房号。

“她在等你。”她说。

屹湘将便条拿在手里：友禅纸，细密的花纹是樱花图案，上面写着的是
一行英文加几个数字。屹湘知道这是汪瓷生下榻的酒店房间了，Reitz 的总
统套间。她心里突然有些异样感觉：因为 Reitz，也因为 Josephina 说的这
四个字——在等着她的，是什么？

去 Reitz 的路上屹湘很努力地让自己集中精神，把车停在停车场，她到
底还是拨了个越洋电话。此时已经是纽约的深夜，她原以为等待她的会是答
录机，不料电话响了两声之后便被接了起来，而且是 Vincent 那低沉又有些
无力和沙哑的嗓音。屹湘顿时觉得自己悬着的心又落下来一些，她故作轻松
地说：“真会选地方。”

“只有青蛙这里的躺椅能让我睡一觉。” Vincent 说。

“那你就好好睡一觉。”屹湘说。青蛙，他们俩背后总这么称呼他们的
心理医生，从第一次在诊所不期而遇，青蛙就成为他们俩对医生的代号。

“好。” Vincent 说，“你那边在下雨？”

“是的。纽约天气怎样？”她问。雨滴打在挡风玻璃上，又急又密。

“满天星斗。” Vincent 说。

屹湘轻轻哼了一句：“Starry starry night……”

Vincent 笑了。

“老怪物，随时打给我。”屹湘说。雨刷将层层雨向两边刮开，她看
到前面开过来一辆车子，正停在她车旁。

“好。” Vincent 说。

“晚安。”屹湘挂断电话，在车子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伞。

车窗被敲响，她转头，站在车边的滕洛尔指了指自己手里的黑折伞。隔
着雨渍斑斑的车窗，她笑容里有一丝腼腆。屹湘示意她退后点儿，才开车门

下来。

“没带伞？”滕洛尔手里的黑折伞很大，伞柄粗壮厚重，起风的雨里，黑折伞岿然不动。屹湘认出这把伞是 51Woo 那经久耐用的招牌货。滕洛尔见她看自己手里的伞，笑着说：“他们家也就这样东西最合用。”

“那你还上赶着去给人工作？”屹湘关了车门，不客气地说。

“缺钱的时候管得了那些？”滕洛尔把伞往屹湘这边分了大半，“还生我气吗？你怎么还开这个车？董亚宁说他赔你了……他不会骗我吧……你没收？”她目光在屹湘脸上转了转。

“你怎么在这儿？”屹湘问。提到董亚宁三个字时，滕洛尔分明是在观察她的反应。

“我约了朋友喝下午茶。她迷这里的枫糖蛋糕，我喜欢在这儿膈应董亚宁……你见过的，就是栗茂茂。我只有她这个朋友。”

屹湘想，栗茂茂，是那个像极了菁菁的栗茂茂。

“走吧。”滕洛尔歪了下头。

两人个子一高一低，滕洛尔适应屹湘。

进了酒店大堂，滕洛尔跟屹湘摆摆手。

屹湘走了两步，回头发现滕洛尔还在原地。她站住，问：“还有什么事？”

“我能跟你要电话号码吗？我把手机丢了……跟董亚宁要你的号码，他理都不理我。”滕洛尔说。

屹湘伸手，拿过滕洛尔的手机来按了一串数字，把手机还给洛尔，她问：

“还去治疗吗？”

“嗯。”滕洛尔忙不迭点头。

屹湘也点头。

“嗯……还有，你收下董亚宁赔你的车吧，他抠门儿选的那车又不贵，再说……我还没见他跟哪个女人那么凶过，凶完了还占不了上风。真痛快。”滕洛尔要笑，但见屹湘没有要笑的意思，又忙忍住，“他就一王八蛋。你要能治得了他，别便宜了他。”

“你朋友来了。”屹湘抬了抬下巴。趁滕洛尔回头看的工夫，她转身走了。

滕洛尔朝刚下车的栗茂茂挥了下手，说着：“她今儿还挺积极的……”她回过头来，发现屹湘已经进了电梯。

栗茂茂过来拍了她肩膀一下，问：“你在看什么啊？”

滕洛尔说：“没什么啦……你怎么这么早？”

“睡起来就来了，早什么早。”栗茂茂脸色有点儿发白。洛尔看看她，一起往咖啡厅走去。洛尔不说话，茂茂又问：“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中邪？”

洛尔皱了皱眉，坐下来才说：“是你心情不好吧？说的没一句是好听的。”

“Sorry.”栗茂茂将手袋丢在桌上，问：“你刚刚那是跟谁在一起？”

“Vanessa.”洛尔喝了口柠檬水，照例将柠檬咬出来，细细的贝齿啃着，笑了下。

栗茂茂莫名有些吃醋：“你很喜欢她吗？最近你有事没事老把她挂嘴边儿。”

洛尔笑：“她呀，她……”发觉有人看过来，她收声，眉眼一转，发现那瞅了她一眼的正是董亚宁。看样子他正在跟人谈事情，瞥了她一眼之后，他便转回去，继续听坐在他对面的两个平头正脸的男人说着什么——他架着腿，斜靠在沙发里，看上去是闲闲的，可他说一句话，那两个男人就会猛翻几页面前的资料，如坐针毡的样子……滕洛尔撇了撇嘴，说：“跟二大爷似的，甭得意，迟早有人收拾你——喂，茂茂！”

栗茂茂正对着面前这杯水发呆，被洛尔一叫，皱眉。

“邾屹湘这个人，也就是邱湘湘，你了解吗？”滕洛尔很有兴趣地问。

栗茂茂心不在焉地摇了下头。

“哦。”滕洛尔看了眼远处的董亚宁，眼珠转了转，又笑了。

总统套房门边杵着两尊一人多高的景泰蓝“太平有象”，让人感觉到富贵逼人的气势。屹湘整理好仪容才站到门口，抬手按门铃。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通身素黑的中年女子出现在她面前，说：“小姐，您请进，夫人在楼上等您。”屹湘认出她来。她就是当日在瑞严寺，跟随在汪氏姐妹身边的仆妇之一。看她身上穿的是素服，她略怔了怔。

通往楼上去的楼梯宽阔而高大，她踏上去，恰好听到一声琴响。那“咚”的一声，仿佛叹息……她站在楼梯口，看着黑衣的仆妇继续走在前面，对站在那架三角钢琴前的黑衣女子说：“夫人，小姐到了。”

汪瓷生将钢琴合上，转身朝屹湘走来。她看着屹湘，说：“我终于又见